

◎高密西乡女作家长篇小說处女作

麦穗

邱文英◎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麦穗

邱文英◎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穗/邱文英著. —济南:济南出版社,2018.7

ISBN 978-7-5488-3303-1

I. ①麦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8997号

出 版 人 崔 刚

责任编辑 宋 涛

装帧设计 焦萍萍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(250002)

发行热线 0531-67817923 86922073

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70 mm × 240 mm 16开

印 张 22.5

字 数 326千

印 数 1—5000册

定 价 58.00元

(济南版图书,如有印装错误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531-86131736)

题 记

浸淫于浮世喧嚣的人们，每个人都被割裂为两半，一半是别人眼中的你，一半是别人看不到、隐于灵魂深处的你。这个你，只在夜深人静时跳出来与自己对话。也只有在这样的暗夜里，这个你，才会揭开白日被纱布裹紧的伤，不为疗救，只为袒露——对自己袒露，对灵魂袒露，对上苍袒露。

袒露你藏在心底无以言说的爱与恨，你心灵家园的幻灭与重生，你曾经看过的人经过的事，你内心曾经的困厄、挣扎和疼痛，你所犯过但没被审判的累累原罪……

序

最早读到的文英的作品，是她“神仙巷系列”中的短篇小说《高密女人王大花》《老孙头的桃花运》《老巷深处》，以及散文《红叶疯了》《艳遇扬州》等。这些作品，语言鲜活，人物生动，意趣别致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尤其是那篇情节波澜起伏，讲述了再婚后原本幸福美满的老胡，因拆迁换房时的利益算计，而终于对再婚老伴田桂珍大打出手的《老巷深处》，深刻表现了在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，物欲对人性的扭曲之痛；另如那篇以“与那个曾经迷失的自己邂逅，这，才是世上最美的艳遇”作结的《艳遇扬州》，亦自出机杼，立意奇警。这样的作品，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坛上来看，也是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佳作。

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麦穗》，是文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读罢这部长篇处女作，会进而叫人感到，2015年才涉足文坛的作者，有着怎样可喜的创作起点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扎实才质，以及可以给人期待的创作潜力。

与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诸多乡村题材的作品不同，这部小说虽亦涉及“合作社”“大跃进”等时段的中国当代历史背景，但作者的着眼点不是历史纠葛，不是时代风云，也不是政治波澜，而是历史背景下的人生、命运、人性之类更属于文学的情怀与视野。小说的主人公之一，相貌出众的乡村姑娘麦穗，因受惠于有文化眼光的父亲的熏陶，自幼就对未来充满了诗情画意般的憧憬，但不幸的是，由于被骗而嫁给了伤残的四龙，人生的美梦破灭了。丈夫死后，她又被婆婆赶出了家门，不得不与幼小的女儿栖身于村中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房中。几乎一生都处于困厄中的麦穗，却一直在抗拒着命运的不公，一直在守护着不屈的灵魂。她抵御了村中流氓的欺凌，她带着女儿逃亡过东北，她用自食其力捍卫了自己的尊严。正是这样一位虽败于命运却胜

出于精神的普通乡村女性，使得我们贫穷苦难的乡村社会闪现出震撼人心的生命之光。往大处说，这正是值得欣赏的中华民族精神，我们的民族正是赖此精神，历五千年沧桑而不衰。在小说中的另一主要人物赵国安身上，亦寄寓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向往。品行纯真、身为乡村医生的赵国安，虽为不少女性所青睐，尤其是那位与之有着青梅竹马之谊的单小满一直在苦苦追求着他，但因屈从于大姨的指派，他曾出面代替表弟相亲骗娶了麦穗，这就使他终生都陷入了深重的负罪感之中。为了灵魂的救赎，他拒绝了所有女性的爱，将全部情谊都倾注到了麦穗身上。正是这样一种基于人性忏悔的自我救赎，构成了这部小说中动人心弦的又一精神亮点。仅由上述相关内容，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这部小说力图达到的境界层次，即超越历史，超越时代与政治，重在关于人性、关于人生、关于命运之类的体悟与探索，而又正是这样的境界层次，决定了这部小说属于文学的价值与品位。

一部小说，尤其是一部重在写实的小说，人物形象塑造得如何，乃成败之关键。而成功的人物形象，应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，而非善恶对立、好坏分明的观念符号。借用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的那段名言来说，就是：“每一个人都是整体，本身就是一个世界，每个人都是完满的有生气的人，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。”据此审视中国当代创作，我们会看到，有不少小说，即使在一些名家名作中，人物描写的符号化、单一化，乃至漫画化，仍是常见的创作痼疾。值得肯定的是，在这部描写乡村现实生活的《麦穗》中，作者能够力却上述弊端，在尽力以复杂的人性视野理解人物、描写人物。就两个主要人物来看，麦穗既纯洁善良又刚烈决绝，虽身陷困厄，又自尊自重。被骗之后，她曾试图以逃跑与自杀抗争，后因同情于四龙的不幸，感动于四龙的纯真，而终于接纳了四龙；她虽痛恨挤兑过她的婆婆，但当婆婆病瘫在炕上时，她不计前嫌，主动前往为其挖屎挖尿；她虽从内心里心仪赵国安，但又无法原谅赵国安对她的欺骗，而不时与其冷面相向。而长于医术、为人敬重的赵国安，本应人生顺遂，却只因一时失误，而成为村中最为痛苦的灵魂。他虽表面上冷静理智，内心里却一直喧腾着道德自责的波

澜；他虽在时时关心着麦穗，但自己似亦清楚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赎罪心理；他渴望通过与麦穗的给合得以自我救赎，又因麦穗对他的冷漠，以及乡间的伦理顾忌而焦虑不安、犹豫彷徨。这样的人物形象，缘其写出了人性之深度与复杂，也就见出了充盈的生命个性，具有了感人的艺术魅力。小说中的其他诸多人物，如自身虽亦际遇悲惨，却悟透了人生、能够顺天应命、宽厚仁慈的王婶；凶狠残忍、老谋深算，又惜儿爱女的村书记单福根；性格怪异、脾气暴躁，却因麦穗无意中对他的一次微笑，遂变态地暗恋上麦穗的单大寒；为了自保，被打成“反革命”之后当众刀铡三根手指，长期装疯，而实则心明眼亮、知恩图报的傻子六；平时说话骂骂咧咧，却心地赤诚、敢于向麦穗袒露心迹，并为保护麦穗而被砸死的陈家胜等人物形象中，我们也都可以看出作者在挖掘复杂人性方面的笔力。

文学乃语言的艺术，而作为小说语言，不外叙事语言、描写语言与人物语言这样三类。前两类应具激活读者想象的诗性张力，以别于一般语言；后一类则需听起来确乎乃出于笔下人物之口，以体现其生命个性。在文英的这部小说中，我们仅由“麦穗弯腰时脖颈处露出的那道白嫩嫩的深沟，让老奎儿的目光像凿子一样不时地在那道深沟里凿来凿去”一语，即可看出作者叙事语言中的诗性张力：经由“凿子一样”的“目光”的奇异修辞，不仅写出了老奎儿对麦穗觊觎的程度，也可让人想象到麦穗的迷人之美；仅由“夕阳被远处的树林吞噬着，只剩下半个圆轮挣扎在晚霞之上，用它最后的光辉映照着近村远树，依恋着沃野平畴”之类文句，就能看出作者在写景状物时灵动的诗意追求。基于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与细心体察，文英笔下的人物语言，亦是很切近了其个性特征的。如仅是通过“你看看啊，那些小牛、小骡子、小马驹子，小的时候没牵没挂地到处淘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等长到差不多了，都被人上了嚼子，套了笼头，拴了起来。这些刚笼络起来的小牲口，一开始都刨蹄子，尥蹶子，大呼小叫。最后又怎样，还不都乖乖地该拉车拉车，该推磨推磨？”这样一番说词，就让信天由命、逆来顺受、忍辱负重的王婶的个性形象活跃在我们眼前了。

近些年来，高密大地，文风炽盛，创作活跃，风生水起，已经形成了值得关注的“高密现象”。不少文朋诗友，正在脱颖而出，文英当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。文英是勤奋的，走上文坛才不过短短几年，就已成就可观，殊为难得；文英是有才气的，她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，且毕业后一直从事财务工作，能在文学创作方面出手不凡，尤为可喜；文英是执着的，据我所知，这部长篇小说，全局性的大改就有七八遍之多，现有的定稿，虽也还存在一定提升空间，但仅就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而言，自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之作。相信文英的这部《麦穗》，会赢得许多读者的喜爱；也相信文英会以此为新的起点，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杨守森

2018年6月26日

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学科文艺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，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。主要学术著作有：《艺术想象论》《艺术境界论》《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》《灵魂的守护》《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》《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》《追寻诗性之光》等。）

目 录

一 / 2	二十一 / 122
二 / 7	二十二 / 126
三 / 16	二十三 / 130
四 / 19	二十四 / 134
五 / 23	二十五 / 138
六 / 27	二十六 / 146
七 / 36	二十七 / 152
八 / 41	二十八 / 158
九 / 53	二十九 / 162
十 / 59	三十 / 167
十一 / 64	三十一 / 172
十二 / 69	三十二 / 177
十三 / 76	三十三 / 183
十四 / 82	三十四 / 190
十五 / 89	三十五 / 193
十六 / 92	三十六 / 198
十七 / 103	三十七 / 206
十八 / 107	三十八 / 210
十九 / 112	三十九 / 214
二十 / 118	四十 / 217

四十一 / 223

四十二 / 230

四十三 / 238

四十四 / 246

四十五 / 249

四十六 / 253

四十七 / 258

四十八 / 261

四十九 / 267

五十 / 271

五十一 / 276

五十二 / 280

五十三 / 288

五十四 / 292

五十五 / 298

五十六 / 302

五十七 / 311

五十八 / 324

五十九 / 333

六十 / 341

六十一 / 348



李兆虬 绘

站在顷王冢极目北望，高密西乡千里田畴，潍河东岸一溜平川。

一辆披红挂彩的马车从大刘庄出来，穿过小妹冢边的槐林，一路往北行进在乡间小道上。

时值一九五六年阴历六月，还没到晌午，太阳就开始肆虐起来。路两旁的林子里蝉鸣阵阵，野生的洋槐，茂密、葱茏，枝叶在地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影子。

把式嘴里哼着茂腔，不时地吆喝着拉车的枣红马。马车上搭了席篷，红花毯盖顶，就成了迎亲的喜车。

麦穗坐在大马车里，透过红盖头细密的缝隙，窥视着周遭的光景。她不时地掀起一个角，往外探看。到哪儿了？离双羊店还有多远？红红的一片看不明朗，她干脆摘了盖头。麦穗穿着大红的鞋子，大红的裤子，大红的方格小褂。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，辫梢扎着大红的头绳，映得麦穗的脸红扑扑的；眼睛如白玉盘中浸着水的两粒黑玛瑙，清泠泠会说话一般忽闪着。麦穗低头闻着自己身上的香胰子味儿，微微翘起的嘴角漾着欢喜，眼角眉梢都是笑。

昨天后晌趁家里人睡下，麦穗蹑手蹑脚起来，把白天自己放在太阳地里晒热的一盆水端到屋子里，掩了门。麦穗撩着盆里的水，搓着脖子，搓着胳肢窝，搓着那些让她心跳狂乱的部位，又用二妮给的香胰子打出泡沫，把自己滚烫的身子仔仔细细洗了个干干净净。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，看着地上那个曼妙的剪影，麦穗害羞了。她慌乱地把身子擦干，拿棉单遮住。那个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麦穗，此时却害怕月亮看见自己。

前几天邻居二妮趴在麦穗耳边说的那些关于“那事”的话还响在耳边，麦穗当时耳热心跳，臊得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儿。她嘴上说着闭嘴闭嘴，身子

却还坐那儿没挪地儿。她看见二妮拿出一块油光纸包着的东西，二妮告诉她，这是青岛的姨婆婆带过来的，珍重着呢。二妮把散着花香味的香胰子分给了麦穗二指宽的一截儿，让麦穗把自己洗得白白的，香香的。因为有二妮那些“荤话”在前面，麦穗反倒不好意思接这香胰子了。二妮瞅瞅她，硬塞到她手里：“等过了那一关，你就不臊了。拿着，别给我装。”

马车经过几个村庄，到了一个集市。不远处的土墙上隐约有几个红色大字：“大家一条心，镇压反革命”“家家谈粮食，户户要统销”。集上有耍猴的，卖面人、糖葫芦的，推车的，挑担的；牲口市里更是马嘶牛叫，好不热闹。

马车走走停停。日头渐渐毒了起来，马车里逼仄闷热，麦穗心里那个急啊。带着热气的风时不时透过红花毯的缝隙灌进车里，麦穗脸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她不时拿手里的盖头扇风取凉。

穿过集市，又是一片树林。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乌鸦，哇哇乱叫。赶马车的把式举高马鞭朝乌鸦抡了一个响鞭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滚，真晦气。”

那乌鸦受了惊吓，大叫了两声，扑棱着翅膀，飞走了。

迎面走来一个男人，把式认出他就是前几年那个走街串巷打卦算命的刘麻子。

这刘麻子名如其人，小时候生痧子差点要了命，后来好不容易活过来，留下坑坑洼洼一脸麻子。他一张刀把子长条脸，下巴上那个大黑痞子格外惹眼。麻子这人从小机灵，上学不是很多，但爱钻研。年纪不大就看《易经》，十几岁就会说书唱戏，二十几岁开始打卦算命，不知是赶巧还是天生有一套，刘麻子算卦几乎每次都能应验，庄里人都叫他“刘半仙”“刘大明白”。

刘麻子和把式打了声招呼，忽然立在路中间拦住了马车，口中念一句：“虎落陷坑不堪言，前行不易退后难。谋望不遂自己便，疾病口舌有牵连。”

把式听不明白这刘麻子念了些啥，但感觉不像是什么好话，他扬一下手中的马鞭，喝一声：“麻子赶紧让开，别误了新娘子好时辰。”

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玉面潘安李鬼扮。粉面桃花女娇娥，时辰没误人堪怜。”麻子口中念着，闪开身往西走去。

“赶走了乌鸦又碰到个半仙，今天真见鬼。小心把你当反革命抓起来。”

把式对着刘麻子嘟囔着，又甩了一下响鞭，那匹枣红马甩开四蹄，飞奔起来。

马车穿大街过小巷，终于到了双羊店。双羊店在高密西乡赫赫有名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南北海的交通要道，老人们说起当年的那些个人和事，如数家珍：那个地方武装头子徐华亭，日本鬼子当年在西大门“装炉包”，解放军鲁中一团解放双羊店……双羊店的淮沙落雁、郑祠老柏，也都是高密有名的好景致。

双羊店虽不是城镇，但双羊店人习惯称呼周围各村为“乡里”，惹得别村的人不服气：“好像你们是城里似的。”不服气归不服气，双羊店的闺女都不愿意嫁到外村，外村大姑娘找婆家，却都愿意往这四通八达的双羊店跑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麦穗听见赶车人喝住马，噼噼啪啪的鞭炮响了起来，她赶紧把盖头蒙了上去。

一直在大门口等候的人赶紧把包了红纸、绑着一双红筷子的一对砖坯放到大门楼顶上。伴娘看见砖坯放好，赶紧把方凳放在车左前辕处，掀起席篷前面遮着的花毯。麦穗躬身站起来，由伴娘搀着，就要抬脚下车。身子刚探出车外，她就听看新媳妇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：

“啧啧啧，你看人家这小细腰，听说脸面也长得俊着呢。可惜了呀，可惜了……”

“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四龙这兔崽子咋这么有福气呢？”

大家一边议论，一边争着往人群前面挤，以便能抢到新娘子分的上床饭。

麦穗踩着伴娘搬来的脚凳就要下车，谁知脚凳没放稳，“咣当”一声侧翻在地。麦穗脚下一滑，幸亏旁边的伴娘扶了一把，才没摔倒，把她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旁边的人一下子哄笑起来，有人小声嘀咕：“新媳妇下车第一脚就踩空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……”

麦穗自己心里也觉得晦气，疾步往大门里跑去，两个伴娘赶紧在后面喊着追麦穗。

“哈哈，这新娘子看样子是个急脾气。”

“哟，这新媳妇急着进洞房呢，哈哈……”

在院子里等着的人看见新娘子进了大门，赶紧把一条染成红色的绳子扔

上正房屋顶。绳子还没上屋顶，麦穗已经进了屋门。

追赶上来的伴娘一边一个扯住麦穗的胳膊，掣肘着她放慢脚步。过了当门，进了炕前，有一方踩脚石，踩脚石上放着用红包袱包着的年糕和斧子。伴娘扶麦穗蹬着踩脚石上了炕，炕席底下铺的是豆秸和芝麻秸。伴娘点着放在窗台的罩子灯，喊着步步登高和多子多福，又嘱咐麦穗面朝西北端坐炕角。众人看着伴娘又拿过来一个食盒，食盒里面摆着几茶碗放了红枣和栗子的上床饭。一个伴娘拿筷子挑了一点茶碗里的饭，递到麦穗嘴边，象征性地让麦穗吃了一点，便把食盒撤了下去。早已等候在外面的众人“轰”地一拥而上，抢去了上床饭，留给自家孩子吃，想让孩子沾了喜气好养活。

第一次盘腿坐在炕上，麦穗不一会儿就双腿酸麻，趁着屋里没人，她赶紧抻胳膊伸腿，活动一下。伴娘进来看见了，少不得又叮嘱麦穗一番。麦穗扫兴地把伸着的腿盘起来，心里嘀咕：哼，本来以为出了门子就不用看大伯那张不阴不阳的苦瓜脸了，没想到这里净事事儿。

熙熙攘攘喧闹了一天，晌午饭和后晌饭竟然都没见四龙一起吃。麦穗心里纳闷：难道双羊店这地儿就这风俗？其实自己家到四龙家也就二三十里路，没寻思还这么不一样。在麦穗庄上结婚都是拜完堂就把盖头揭了，晌午饭是和亲女婿一起吃的。麦穗心里犯着嘀咕，吃饭也没大有心思，草草了事。几次想和伴娘搭话，大家偏就跟躲着她一样，吃晚饭时只给她端上三碟俩碗的，给她揭了盖头，让她好生吃饭，并嘱咐吃完再把盖头蒙上。

麦穗听见门外有人吵吵，要进来闹喜房，不知谁拦着不让进。

“新郎官都熬了一天了，还没捞着见新媳妇呢，你来闹什么喜房？”一个男人大声嚷嚷。

“真稀罕，还有结婚不闹喜房的？”

麦穗听见吵嚷的人被推到门外，在窗外嘟嘟嚷嚷。麦穗把盖头掀上去，欠身想瞅瞅外面是谁那么多牢骚。窗外一双眼睛正凑在窗棂子上往里巴望，和麦穗的目光碰上，冷不丁把她吓了一跳。她赶紧往后一坐，把盖头又蒙了上去。

窗外这人是老奎儿，四十来岁，脸上密布着与他这个年纪不相称的皱纹，眼窝有点内凹，两道很深的法令纹让他整张脸看起来更显沧桑。

与麦穗这一打照面，老奎儿像被闪电击中，整个人一下子木在那里，像中了邪一样浑身战栗。天老爷爷，这新媳妇是人吗？该不会是“瞎话”（民间故事）里的仙女下凡了吧？老奎儿还想再看看麦穗，无奈麦穗把盖头放下来，再也没往窗外瞅。

不能闹喜房，谁也没兴趣再在这里仰望别人的欢喜。屋外的人相继散去，喧闹声渐渐止息。

老奎儿也不甘心地走出了院子，一路上他还沉浸在刚才和麦穗对视的那一瞬间引起的眩晕中。

听着外面越来越安静，麦穗无聊地抠着指甲。早就听姐妹们说结婚闹喜房是新娘子要过的一大关，有的新媳妇会被折腾到哭爹叫娘。今儿竟然免了这一关，心里暗自高兴。高兴之余，麦穗却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。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新婚庆典，可以简陋，没想到却如此冷清。

这异乎寻常的冷清，浇灭了麦穗数日来对新婚之夜的各种幻想而导致的不能安枕的兴奋。

麦穗端详着屋内的摆设，木窗棂上糊着双红纸，红纸连同窗纸上的喜字被看新媳妇的人撕破了，在风里呼咣着。炕前里摆着一箱一柜，一张三抽桌，都是老红色，看上去不是很新，倒也说得过去。

她坐在炕头上，腿都麻了，腰也酸了，心里骂着这破双羊店。这盖头挡明遮黑的，弄得麦穗心里说不出的烦躁。她掀起来看看，天都黑透了，窗台上的长明灯这才透出亮光来。灯光照出了红盖头上那对鸳鸯，麦穗瞅着一片红光中那对鸳鸯的轮廓，想着二妮那些“荤话”，想象着以后她和四龙也跟这鸳鸯一样，相偎相依着过小日子，心中的不快一扫而空，那双大眼睛就又弯成了月牙儿。

二

麦穗和“四龙”相识于三年前。麦穗本来有四个哥哥，虽说在乡下男孩金贵，但是麦穗爹娘更盼着能儿女双全。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，爹娘就祷告着能换换样，生个丫头。

丫头还没盼来，儿子却出了事。年幼的老三、老四夏天偷偷去一个湾里戏水。老四一个猛子扎到水面下的深坑中，惊恐万分，在水面上时出时没。“哥……救救我……”几步开外的老三奋力上前去救，终于抓住了老四，同时老四也抓住了他。但凡落水的人，抓住什么就下死力气不松手。老三被老四死命抓住，无法施救，兄弟俩就一起在水中沉浮，结果都没上得岸来。哥四个剩了哥俩。

爹娘从丧子之痛的阴影里走出来之后，先前被男娃淘碎了心，就更盼着生个闺女。天遂人愿，娘快四十了又怀了一胎，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娃，爹娘都高兴得不得了。麦穗娘逢人就说，这下有了“小棉袄”了。丫头出生时地里的麦子刚开始抽穗，娘便给她起名叫麦穗。麦穗爹肚子里有“文化水”，嫌这名字土气，麦穗娘瞅他一眼：“土气怎么了，土气好养活。再说了，有了麦穗就有收成，这名哪里不好了？”麦穗爹一听这话，心里一转念：是啊，有麦穗才有收成，有收成才有完满，好，就叫这名。

这麦穗模样生得鲜亮，心性聪明灵透，又是排行老小，爹娘便把她看作心肝宝贝，自小便养得娇惯了些。

麦穗爹常年跑黄县做买卖，家里的光景算是庄里拔尖的。庄里人还没听说过脚踏车，麦穗爹都已经骑上车子载着麦穗满街窜了，引得庄里的人都跟在后面看热闹，麦穗爹就故意把车铃铛拨得丁零零响。

说起麦穗的爹，大家都觉得那是个神秘人物。谁也说不上明白麦穗爹到底在外面干什么，倒是听说麦穗爷爷那一辈的老哥仨在黄县开了个三和堂。麦